

182
25
65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六	一	一	
五	五	八	二	
冊	號	架	函	門

皇朝金鑑

君道 誠信
恭謙 公平 節儉
四 五

皇朝金鑑卷四目次

君道

誠信上 皇室一條

後三條天皇 一條

誠信中 幕府五條

東照公 三條

台德公 一條

有德公 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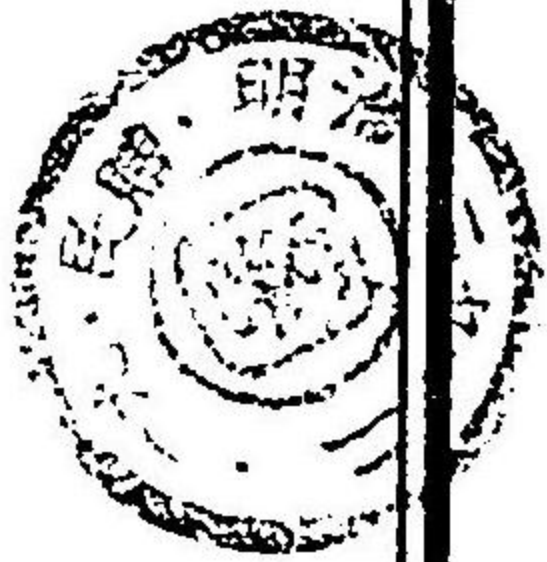
誠信下 列藩八條

楠參議 一條

德川南龍公 一條

淺野侍從 一條

藤堂少將 一條



阿部侍從 一條

藤堂侍從 一條

德川哀公 二條

恭謙上 皇室六條

允恭天皇 一條

顯宗天皇 一條

天智天皇 一條

嵯峨天皇 一條

皇太子稚郎子 一條

皇太子恒貞 一條

恭謙中 幕府十三條

東照公 三條

台德公 二條

大猷公 一條

常憲公 三條

文昭公 一條

有德公 三條

恭謙下列藩三十條

毛利參議 一條

德川敬公 一條

德川納言 一條

德川義公 一條

立花飛州 一條

黑田筑州 一條

細川侍從 一條

山內土州 一條

本多佐州 一條

本多中務 一條

本多雲州 一條

榊原式部 一條

安藤帶刀 一條

松平宰相 一條

- | | | | |
|------|----|------|----|
| 阿部備州 | 一條 | 井伊中將 | 一條 |
| 酒井少將 | 一條 | 溝口伯州 | 一條 |
| 西郷清員 | 一條 | 土居但州 | 一條 |
| 本多侍從 | 一條 | 本多能州 | 一條 |
| 榊原侍從 | 一條 | 本莊因州 | 一條 |
| 板倉内膳 | 一條 | 秋元但州 | 一條 |
| 細川少將 | 一條 | 上杉彈正 | 一條 |
| 松平少將 | 一條 | 德川武公 | 一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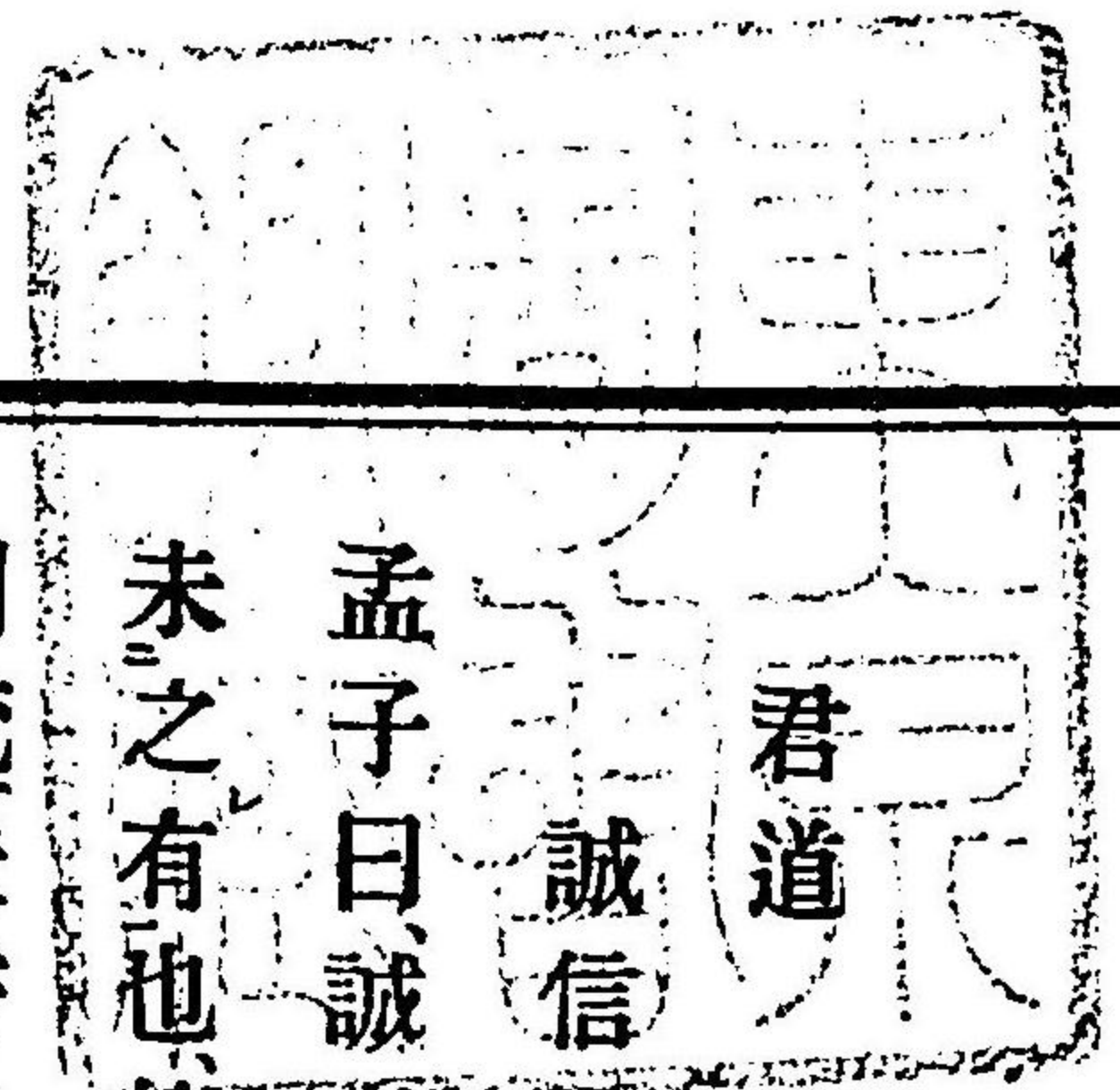
皇朝金鑑卷之四

- | | |
|-------|-------|
| 茨城縣水戸 | 青山延壽輯 |
| 姪 | 青山勇 |
| 門人 | 加治濟校 |

君道

誠信 上 皇室一條

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君臣有義、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不誠則疏、夫婦有恩、不誠則離、矣、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夫鐘、非有情者、然至誠之感、物也、如此、彼正儀、



誠信

皇朝金鑑卷之四

三三

一武將耳，猶能以至誠待人，人不忍戕之，况人君之尊，以至誠待人，人豈有不動者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夫國之興亡，不在儲蓄器械之多寡，闇主庸君失信於天下，其所積之財，所蓄之兵，皆為後人之資者，不少矣。故晉文霸者焉耳，寧失原，不失信於人，是孔子所以不去信也。曰：誠曰信，其實一也。蓋在心則為誠，發言則為信，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勿失焉。作誠信篇。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在東宮，僧成尊問曰：殿下常拜北斗乎？帝曰：月必一拜，非敢祈踐阼也。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于不忠，因拜之以悔過，成尊感泣而退。古事談。

東照公

誠信中幕府五條

桶峽之役，東照公為今川義元守大高城，已而駿人棄諸砦，退走，城中喧傳義元殞命，公舉止自若，無反旆之色。將佐白公曰：駿人去城，退走，主公特以孤軍守此城，屬無謂也。公曰：今川氏諸將棄諸砦，退，義元死明矣，雖然，義元生時，余與之約守此城，人誰不之知？今無彼一介之信，輒去此城，非吾意也。於是遣使於岡崎，以諮之。於今川氏守將已而使人復命曰：主將已死，公宜速反旆。公於是出城歸岡崎。岩淵夜話。

同上

東照公嘗使本多信俊守一宮城，設樂今川氏真將兵二

萬圍之，分其兵八千，武田信虎將之，以絕我援路。公聞之，投袂起，老臣諫曰：敵兵十倍於我，而信虎勇將，未可易。公曰：汝言是也，雖然，夫人之所貴在信與義，苟失信義，何以立身？且使人守吾城，憚敵之強，不救可也哉？君臣一體，故君有難，臣致其身，臣有難，則君出救之，武夫之道也。縱今軍不利，暴骸於野，吾又何恨？聞者感泣，思為之死，爭進赴敵。公兵二千過信虎陣，入一宮城，拔信俊，還常山。紀談

東照公

在近，願公幸救之。公答曰：今君與秀吉構兵，而先右府恩顧諸將皆叛去，因請僕救援。僕雖不肖，不忘右府公之好，緩急必相與，公莫以為憂焉。於是公自將兵至尾張，數挫秀吉軍。秀吉知其不可勝，竟講和議。云岩淵夜話

台德公常曰：為君者，失信于人，不可以一日為君。每出獵，期以辰，鼓若晨食未畢，辰鼓纔動，必投匕箸而起。常山公一日下令，明日黎明放鷹，其夜雨大至，天未明，公起，蓐食治裝，問左右曰：鷹師在否？曰：在彼。公親至其局，問鷹師曰：雨爾甚，恐不能放鷹。鷹師答曰：然，公乃召見群臣，告以雨甚，不得放鷹，而後罷之。名語集

台德公

有德公

有德公一日放鷹於廣尾見赤羽橋下水鳥多集欲渡中橋先驅忽反趨中橋行伍頗紊公問故近臣曰臨廣尾例渡赤羽橋今渡中橋故致此紊亂公大驚曰我忘之夫為人君者雖小事違常不祥既令行道而今自他道往是失信也信國之寶也失信何以御衆立命又渡赤羽橋備忘錄

誠信下列藩六條

楠參議

楠參議正儀為人遲重誠信接物參議嘗與赤松光範連疆相攻光範部下宇野某為參議兵所殺宇野子正寬尚幼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讐也願委質正儀除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遺之正寬至赤坂因人干參議參議

德川南龍公

召見厚加撫慈正寬深感恩眷久之忘其讐及年十五參議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其父七回忌日正寬欲遂果其志促膝按刀視參議溫然而坐遂不忍進刺起出大慟哭參議怪問正寬具告以實拔刀將自殺左右抱止之於是正寬作書致光範并返所授刀剃髮為僧吉野拾遺

德川南龍公宣賴嘗以國用不足命減士人俸祿限以三歲

衣食之用務從儉約而車騎僕從不得減省有司議欲減之公曰吾非不知然使士人減人馬必事奢侈至期有司啓曰自今減俸二歲國用必給公曰三歲之期何可違也我若失信孰敢為用遂復之南龍公言行錄

淺野侍從

淺野侍從長受命築江戶城而所築石壁數崩支藩淺野長重畏侍從得罪勸誅主者侍從曰若然罪在我也夫殺無辜以免人孰信我我失信不如死也子不輔我以義奈我宗何國碎玉話

藤堂少將

藤堂少將高致仕居染井別業適子高久以五十金購游士之刀訂之於鑿刀家本阿彌定價金五十枚高久悅得異刀少將聞之謂曰頃聞有掘出刀鑿得之何地乎高久對曰購游士刀於五十金使本阿彌鑿之定為五十枚故左右為此言少將改容曰苟為列將以信義為要五十兩為五十兩百枚為百枚是乃列將之所以為列將游士換

阿部侍從

身命以一刀子設欲重之則可贖實價是乃所以為良刀也更命予三百金於游士野史引手錄
阿部侍從秋忠在中書與松平信綱計事信綱曰有司欺人吾常患之侍從曰子過矣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其所言有理為之所欺可也若以人之欺已為憂必有逆詐之心苟如是則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信綱歎服鳩巢

藤堂侍從

藤堂侍從高免一日出獵不獲禽從者忽見一鶴曰可銃也侍從曰禁獵場外是驚人也得鶴失民孤所不欲焉封民間而悅服侍從文政中沒文恭公實錄

德川哀公病篤，繼嗣未定，奸人有視爲奇貨者，時論譴騰，闔國寒心，而公竟無一語及後事，人益疑懼。先是，公作書數通，緘之，常置之几上，左右不知其故。及公薨，發之，則悉遺書也。自景山公子以至執政大臣，各留一通，一皆以傳國。公子爲言，衆皆感泣，人心乃定。蓋公之所以傳國於公子，既決於數年之前，而所以銷沮奸謀，鞏固社稷者，其慮深矣。公子，廼烈公也。哀公言行略

哀公病危，篤命近臣奏樂，園中祠堂，人以為禱病。及公薨，發其祝詞，則述兄弟相傳之意，蓋誓神明而示不渝也。古今讓國之人多矣，純篤懇到有如此者乎。哀公言行略 公薨時

年三十三，實文政十二年十月五日也。

君道

恭謙上皇室六條

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故德行廣大，守之以恭，土地博裕，守之以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博聞多識，守之以淺，此六守者，皆謙德也。書稱堯德曰：允恭克讓，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猶恭以持位，讓以待下，是堯之所以爲聖也。應神帝愛少子稚郎子，立爲太子，太子不敢辭者，恐傷父志也，可謂恭矣。及帝

崩讓而不立者謙也。仁德帝以長輔少者恭父命也。弟辭不受者亦謙也。皆可謂恭謙之君矣。而稚郎子繼以死者賢者之過。觀過而知仁矣。其後清寧顯宗兄弟相讓。天智可立而不立讓位。孝德帝嗟峨帝不立其子讓位。淳和帝此諸帝之恭謙皆發於至誠惻怛之情。豈色取而行違者也哉。是其王室之所以盛也。其後崇德後白河二帝兄弟相鬩終為保元之亂。後深草後龜山二帝之胤相爭竟為南北之亂。是則王家之所以不振也。天道虧滿而益謙者豈不昭昭然著明乎。作恭謙篇。

反正帝崩繼嗣未定。群臣議曰。方今大鷦鷯天皇之子。惟

皇太子恒貞

有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及大草香皇子耳。然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長且仁孝。乃選吉日。上天皇璽。皇子謝曰。予不幸久嬰篤病。不能步行。故予不請而裂膚療之。先帝責曰。汝敢輕毀體。不孝孰甚焉。予兄二天皇亦謂予為不肖。卿等所共知也。夫天下大器也。帝位鴻業也。民之父母。非聖賢不能。卿等更選賢主。群臣再拜言。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今大王不正位號。恐百姓望絕。願速即位。勿違衆議。皇子曰。篤疾之人何足奉宗廟社稷。羣臣固請。皇子不許。明年二月。妃忍坂大中姬度。群臣憂懼。捧椀水而進。請曰。大王讓位不受。既經年月。群臣百寮不知所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九

為願大王從衆望即大位皇子不許妃不敢退適烈風寒甚椀水溢及腕將凍死皇子願見大驚謂之曰嗣位重事不得輒就然群臣之請至切吾當從之妃乃告之群臣群臣大喜即日上天皇璽皇子即位是為允恭帝日本紀

清寧帝二年春帝憂無子初雄略帝殺押磐皇子其二子億計王弘計王避難赴播磨赤石郡為忍海部細目家僮會國司伊與來目部小楯來宴細目家弘計王謂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二紀達情伸屈正在今夕億計王惻然曰告實遇害曷若全身免厄弘計王曰吾是天皇之孫而飼牧牛馬豈若告名遇害乎乃相持而泣億計王曰此事

非弟不濟弘計王固辭億計王曰弟有英才委之弟弘計王許諾細目令二王秉燭小楯知其非常人自撫弦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久之小楯促之億計王起舞既而弘計王又起舞歌中寓以諷詞小楯怪之更令復唱弘計王自贊曰吾是去穗別天王之子押磐皇子胤也自贊以下小楯大驚離席再拜供奉甚謹還具奏其狀帝驚喜曰朕無子可以為嗣乃迎入宮中立億計王為皇太子弘計王為皇子五年春帝崩皇太子與弘計王相讓不立於是帝姊飯豐皇女臨朝已而皇女薨十二月百官會於朝皇太子取璽讓之弘計王再拜就臣位曰天位之尊有功者可以

居之。致有今日。皆弟之謀也。弘計王曰。先帝固已立兄弟。奈何代之。且弟之所以竭力者。無非所以奉兄。而一旦代兄。弘計不忍爲也。皇太子曰。先帝立我。徒以我長而已。弟實有功德。天下歸心。吾聞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弟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言畢流涕。弘計王不得已許之。而未遽即位。時人莫不歎異。明年正月。大臣大連等奏固請。從皇兄之命。乃即位於近飛鳥八鈞宮。是爲顯宗帝。日本紀

天智帝

皇極帝四年夏。中大兄天智已誅蘇我蝦夷父子。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退問中臣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殿

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先登大位。非所以敬長。何不立舅以從民望。中大兄乃密奏讓於輕皇子。帝遂授璽綬於輕皇子。皇子讓於古人大兄。大兄避席曰。聖旨所授。何勞推讓。臣請出家入吉野。爲天皇祈福。解佩刀而出。入法興寺削髮。輕皇子即位。是爲孝德帝。上帝尊號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爲皇太子。日本紀

嵯峨帝

嵯峨帝初稱神野親王。平城帝弟也。平城帝已立。立親王爲皇太弟。平城帝嬖藤原藥子。爲尙侍。言無不聽。繇此竊弄威福。其兄右兵衛督仲成恃勢驕恣。陵轢王公。日本大後紀。大同四年。平城帝久不豫。遂傳位於皇太弟。太弟涕泣抗表。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十一

固辭不許，帝徙御東宮。太弟未敢奉詔，再抗表辭之，不許。
日本紀於是皇太弟即位，上帝尊號曰太上天皇，立上皇皇子高岳親王為皇太子。類聚國史弘仁元年，太上皇遷御平城宮。水鏡藥子恒侍，惟房矯託百端。日本後紀殘篇屢白帝曰：陛下未可去位而去之，妾深為陛下惜之。太上皇稍惑之。水鏡帝曉其意，欲遂遜位，奉神璽致之。太上皇不受。類聚國史而藥子密謀使太上皇踐祚，已居后位。水鏡終矯太上皇命，將遷都平城，都下騷動。於是帝下詔，暴白仲成藥子罪，褫之官位。太上皇大怒，與藥子同輿而東。帝命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將兵，邀美濃道，又發兵扼諸路要害。太上皇不得

進，還宮削髮。藥子自殺，仲成亦伏誅。於是廢皇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為太弟。日本後紀殘篇十四年夏，帝御前殿，引皇太弟親諭曰：朕本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太上天皇垂褒獎，起登儲貳，遂讓位於朕。朕辭不獲，命尋嬰疥疾，萬機壅滯，令藤原園人奉還神璽。太上皇不許，適有小人令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議逐君側群小。太上皇不察，有東行之計。群臣勸朕邀之，朕心有如噉日。朕以寡昧，在位十餘年，太弟賢明仁孝，年齒亦與朕同。朕當傳位太弟，以遂宿志。太弟避席固辭。帝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猶子，今日以後太弟遇朕亦猶子耳。太弟表辭者二，帝不許。太弟即

位是為淳和天皇類聚國史立皇子恒世王為皇太子日本紀嵯峨帝之志也神皇正統記恒世王固辭於是立嵯峨帝皇子正良親王為皇太子日本紀畧○皇太子應神帝愛少子稚郎子四十年立為皇太子令皇兄大鷦鷯尊輔太子明年二月帝崩皇太子不敢即位謂大鷦鷯尊曰大王天姿岐嶷仁孝著聞齡又長宜為天下之主而先帝立我者徒以愛故耳我不肖何足以臨天下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常典願王速即位吾即為臣輔之大鷦鷯尊對曰天位不可久曠故先帝擇賢立王為貳我奈何棄先帝之命從太子之言固辭不聽太子遜於菟

皇太子恒

作宮以居不肯即位者三年海人獻鮮魚菟道宮太子曰我非天子命獻大鷦鷯尊亦不受魚為之餒太子曰吾知兄之志不可奪何用生為乃自殺大鷦鷯尊聞之大驚從難波馳赴之標擗叫哭遂葬於菟道山上大鷦鷯尊遂即位是為仁德帝日本紀

皇太子恒貞淳和帝子也太子兄恒世親王嘗為太子而辭位者也日本紀太子幼岐嶷好讀書嵯峨上皇奇之後拾遺傳淳和帝天長十年讓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為仁明帝立恒貞為皇太子時年九歲淳和上皇致書再辭之不許以小野篁春澄善繩為東宮學士承和五年太子加冠

續日太子才學日進常以為身非冢嫡而居儲宮異日兩
 太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繩作表辭位辭甚切帝
 不許嗟峨太上皇深加教督太子退謂文室秋津藤原貞
 守曰孤願不遂諸君將奈孤何言畢隕涕恒貞傳七年淳和
 太上皇崩九年嗟峨太上皇崩春宮帶刀伴健岑等謀反
 發覺續日本紀太子大懼抗表辭位帝優答曰健岑等獨為之
 耳何關太子勿以介意太子不自安憂形於色恒貞傳適有
 投匿名書者曰健岑反計為太子發帝惑焉恒貞傳急敕藤
 原良相率近衛三十人圍太子直曹太子謂左右曰今日
 之禍孤夙知之故數年來勸諸君避禍諸君不忍相離乃

有今日豈非天平帝尋遣參議正躬王監送太子於淳和
 院降為親王駕小車出禁中續日本紀太子願左右曰幸脫重
 負乃住院東亭子世稱亭子親王自是專歸佛不近婦人
後拾遺傳親王令聞夙著天下歸心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
 悲之元慶中藤原基經廢陽成帝屬心於親王陳推戴之
 志恒貞泣曰內經有厭王位而歸佛道者未聞謝沙門而
 貪世榮者不貪者數日恒貞傳

恭謙中幕府十一條

東照公資性恭謙終始如一武田勝賴之死獻其首織田
 右府右府踞胡牀罵曰乃父信玄身行不義餘殃及汝使

東照公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十四

示東照公。公使盛以承盤。却胡床坐而視之。禮甚恭。岩淵夜話

深秘管底錄

同上

關原亂已平。後陽成帝以公既致太平。欲有征夷將軍之命。屢諭其旨。公謙讓不敢當。列侯群臣交勸之。公曰。今天下新定。勞徠方急。且諸侯功臣多徙封者。士民未安集。即聞殊拜。則四海駿奔。其勞甚矣。朝旨雖切。他年當揣宜而拜耳。以一己之榮。遽役天下。我不忍也。聞者感服。歷三年而始任將軍職。人鏡錄

同上

公既拜闔職。每過桶狹間。今川義元戰死之地必下馬見賢性院。武田信玄必降座禮之。常山紀談其恭謙如此。

台德公

台德公天性謙謹。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間謙便坐。必束帶而坐。無少惰容。綏撫麾下。懷集四方。諸侯參府遣重臣郊迎。或親往慰勞。武野燭談

台德公

台德公到駿府。留月餘。東照公竊命侍姬阿茶。選後宮有姿色者。待之。欲以慰其旅况。謂阿華尤姝麗。宜侍寢席。阿茶乃令阿華持茶果。夜從間徑潛至旅館。公輒著朝服。延之。客坐。跪受果。拜謝。儀容嚴整。阿華大赧愧而去。東照公歎其恭慎。武將感狀記

大猷公

寬永三年。大猷公朝京師。天子欲為太政大臣。遣中使諭旨。公固辭。中使敦諭曰。父祖皆拜此官。不宜堅讓。公以為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十五

祖宗之盛德，宜拜此官。吾以不德為之，天下必生僥覲之心。且我既為天下元帥，夫復何求？遂固辭不拜。羅山文集 永三年

記上洛

常憲公

常憲公尊崇天朝，踰於前代。每年勅使東下之日，沐浴齋戒而後見焉。其尊祖先亦然。公或出拜，或遣使代拜，預齋戒沐浴，著禮服，戰戰兢兢，如對神明也。備忘錄引 憲廟實錄

靈元帝欲授公世子官，公辭曰：先臣以嫡子膺嘉命，臣支庶承業，臣之子敢比先臣，竟辭不受。人鏡錄

同上

公初在館林時，遣使問幕府安，必著禮服以待之。使還，即引之上座，拜聞其語，每日如此。又有獻物於幕府，必躬親

文照公

點檢而進之，備忘錄

文照公時狩野探幽，畫堯舜諸聖人，皆加著色，為六摺屏障，華麗驚目，皆謂公必憚以為座右物。公釋不見，居數日，先世忌日，有著禮服，即命開之，曰：畫實盡美矣。夫以聖人像為輻揭之牀上，猶可也。如屏障則設之於筵席上，平生對坐視之，真不敬也。命反之，備忘錄

有德公

享保元年，有章公薨，無嗣，執政相議立紀州公。或曰：尾州公繼友當立，皆曰：義直至今五世，族已遠矣。不如立紀州公。夫賴宣至今三世，推本言之，東照公會孫且賢明宜立也。於是水戶公綱條推紀州公承大統，紀州公辭曰：天下

同上

重器也。予不肖不足以任之。不敢當。且尾州公在焉。遜讓數四。執政固請曰。閣下於東照公族最親。宜立焉。是為宗廟社稷也。幸勿辭。於是乎即位。是為有德公。人鏡錄

有德公承職。謂諸老曰。予嘗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乃見禮典。而我祖宗既作七廟於兩山。予心慚懼。雖然。祖宗廟寢非可遽壞。武辨禮儀。甚背故實。予沒世則附祀寬永寺。常憲公廟。莫更起園寢。可以為後鑒。野史引明君享保錄

同上

公初在丹生藩邸。好田獵。涉獵山野。治下有一庵。主愜意者。時過訪之。一日單騎扣柴門。曰。主坊平安矣哉。時庵主

御家手錄

自炊且答。公入取枕側臥。曰。予往來訪而不見。不知往何處乎。曰。赴京師。公起。改容曰。禁闕及洞裏無恙乎。否。對曰。甚。蕪何得備知乎。但聞宮闈無事也。公曰。可。上慶復側臥如前。野史引翁草

恭謙下列藩二十八條

毛利參議

毛利參議元秀以輝元無子為嗣。輝元後生秀就。關原之役。東照公削輝元地。令參議襲封。參議謂納言既已有子。予不宜襲封。乃代秀就攝國事。寬永八年終傳國。秀就自食五万石。譜藩幹老子長門豐浦。參議為人寬厚。善遇秀就。終始如一。時人稱之。秀元記

恭謙

尾張敬公

尾張敬公直義於大獻公為尊行然其事之甚虔登朝常以辰鼓為節嘗冬月隆寒將朝近臣進酒會時規報辰乃舍爵起侍臣曰公視朝盖日中矣雖醕焉未後期也義直曰不敬促駕出昭代記

德川義公

寬文初德川義公光圀為世子威公薨幕府將使襲封公集母兄賴重及諸弟於威公神主前謂賴重曰明日台使使我紹封我以弟為世子負心久矣然以威公在世晦迹去位則眾將以為父子不睦所以隱忍至今願兄以子松千代賜我以為嗣不則台使至邸不敢奉命賴重固辭弟賴元賴隆德憑之賴重不得已允之公大喜松千代即綱

方小名也初公超賴重為嗣居常不安於心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有感遂欲傳茅土於賴重之子至是遂請綱方為綱源遺事

德川納言

德川納言貞治初名賴淳為松平賴邑伊豫西條城主所養賴邑致仕居其下邸醫師栗原宋閑者日詣下邸候其起居納言謂宋閑曰汝日候監物賴邑俗稱君大勞矣時又詣予居願聞監物君狀明日宋閑候納言欲言賴邑狀納言曰暫待之即著袴去褥而後問其狀其後常如此宋閑止之後雖不著袴必去褥云備忘錄

同上

納言初為西條城主食三萬石安永四年幕府命納言嗣

本宗後納言固辭曰臣年老耳聾記性亦衰不肖薄德何當治大封而弗聽曰然則鑑國事俟紀侯世子至十五歲納言乃受命任參議詠和歌曰能保里天波那保都々之女與久良爲也末阿止奈和須禮曾美知迺布毛登遠野史

黑田筑州

黑田筑州長元和偃武後謙恭自牧小瀨甫庵著太閤記諸將多錄功以付之筑州長臣請曰本藩武功震天下然今不記載百世之下誰又知之請錄送之筑州曰武夫力戰非爲名也天下既定輜闕是務奈何錄之關原大全甫庵請立花飛州宗茂錄其戰功飛州笑曰我之所爲天下

立花飛州

細川侍從

知之何必自錄以誇耀乎世竟不錄送省庵文集

細川侍從藤孝才藝絕倫蒲生氏鄉嘗謂侍從曰君以技藝擅譽而武功不甚顯則多技亦無所用歟侍從笑曰吾技藝猶在他人之下武功豈出他人之上耶關原大全

山内土州

山内土州豐一受封後每遇諸陪臣于府下必下騎或出轎揖讓而過是以衆遙望見必避之野史引尙齋隨筆

本多佐州

本多佐州信正歷事東照台德二公洵爲帷幄謀臣開國元老而每存謙挹戒盈溢自言古今取禍殃者大都在於富厚與驕奢故雖屢加祿秩必牢讓不受終身不過一萬餘石東照公嘗欲加賜郡國佐州固辭曰臣久荷恩寵家雖

不甚富亦不甚貧衣食自有餘饒且臣壯時猶不能彎弓盤馬策勳於戰陣今老矣不能致犬馬之勞雖受厚祿將何所報莫若以此分賜材武雄傑之士使其鎮撫四海也如此則天下無事臣得以優游送餘齒平生志願了矣其搗謙如此名賢言行事略

本多中務

關原之役諸將詣東照公營獻功福島正則稱本多中務勝之功曰中務之善用兵吾素聞之然今親見之殊過所聞中務曰敵兵脆弱易與何功之有人稱不矜其功云關原

大全寬永系圖

本多雲州忠中務次子中務疾革召家宰遺囑曰忠政我

本多雲州

家子吾家器械宜盡與之忠朝封邑褊小財用不足庫中有黃金萬餘兩宜與之及中務卒家宰以遺命告忠政忠政怒曰我已爲家嫡吾家財賄皆我有也雖有遺命安得與之因悉封緘其後家宰以中務遺命告雲州雲州曰予封邑褊少費用不多濃州既食大邑撫養多士賑救百姓而軍國之用亦不可闕則費用浩繁非我之比先君愛我故有此言然誼不敢受他日家宰以雲州言告忠政忠政大慙迺出黃金悉與之雲州固辭不受忠政曰遺命也勿辭焉雲州曰家財非庶子之所宜有也終辭不受兄弟相讓久之親戚感之令兄弟分其半雲州不得已許之然以

本多雲州

二十一

榑原侍從

其所分金藏諸忠政庫中終身不取一金云武將感狀記
 榑原侍從政康自少從軍常領先鋒每戰輒勝及東照公有
 關東封侍從於上州館林食邑十萬石以為關東之鎮兼
 世子元老海內既平侍從以開國元功尤見寵遇欲益封
 水戶二十五萬石集鷲峰使酒井忠世諭旨侍從固辭又慮
 有再命遽歸封邑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侍從以為關
 原之役已後軍期不宜無功而受賞竟辭不受康政為人
 寬厚有雅量生平謙恭未嘗伐功待物仁恕未嘗以私喜
 怒罪人士皆愛附樂為之用軍功晚年恬退自守時本多
 正信執政權傾內外侍從不與校以為大臣爭權非國家

安藤帶刀

之利天下已定莫復効力議者服其器度鳩巢小說
 東照公以安藤帶刀直次為南龍公傳而參預政事如故凡
 內外之事知莫不言帶刀素曉兵機數上策略常從征伐
 累立戰功然資性謙謹不伐己能生平絕口不言其功故
 世莫知其詳者寬水系圖

松平宰相

松平宰相昌忠參州康秀次子也封越後高田藩翰其兄忠直
 之得罪也幕府欲使豫州襲討執政諭之曰國家念乃父
 之功欲令君襲封故敢輸旨豫州辭曰國家幸念故黃門
 之功忠直家子僊千代在宜承宗祀豫州既受封邑誼不
 敢襲封執政曰忠直得罪失國其子不得嗣君不宜辭焉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二十一

且僊千代長，必當有處置。豫州固請封之，執政許諾。豫州乃受命。落穗集

阿部備州

阿部備州次正保初，入覲將軍恩禮優渥，特許蒙帽出入。

是時創業宿將，前後凋謝。酒井忠勝、井伊直孝皆少備州。松平信綱兒姪行子重次，姪阿部忠秋為閣老，諸老推備州為上班，僚吏呼為將軍丈人行。而備州謙讓，不敢以老宿自處。呼忠秋重次，亦不敢斥名，曰渠已為幕府顯官，非復老夫子姪也。涉史續筆

井伊中將

東照公既與大阪講和，及旋師，召井伊直孝代兄襲封。直孝流涕曰：臣兄直勝嬰疾年久，不堪軍務。然耆老猶存，可

以輔之。若天下有事，直孝當代。兄撫其部曲，須如前日。至於黜兄襲封，臣不敢奉命。不允。直孝乃因安藤直次具陳其欺誠，固辭襲封。又不允，不獲已，遂受命。藩翰譜

酒井忠勝

酒井少將勝忠為老中，大猷公最親任之。嘗欲封以駿河十八萬石之地。少將辭曰：此東照公菟裘之地也。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二十四萬石，又辭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也。臣不敢當。公遣人諭之，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隣近之地。近江二郡，卿勿復辭。少將又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本多正純，可以見矣。臣而愛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臣縱能恭

恭謙

謙終身。又安知子孫之不招禍。故臣之辭封。非持為一身也。公嗟嘆而止。野史纂畧 仰景錄

溝口宣勝

溝口伯州勝秀有二子。長宣勝。次善勝。慶長十五年伯州卒。先是伯州割授采邑七千石于宣勝。五千石于善勝。至是善勝還采邑於宣勝。曰願得兄之讓。少食采邑。宣勝不聽。曰我猶以為小也。今欲割我邑加之。善勝固辭不受。宣勝以聞。台德公嘉其悌之志。命任宣勝意。宣勝乃請檢量封地。得六萬五千石。割一萬二千石于善勝。野史引家譜 藩翰譜

西鄉清員

西鄉清員。父正勝。初屬今川氏。築五本松城。後屬東照公。永祿中為敵所襲。城陷。父兄皆死。清員為虜。設計脫走入

野田城。竟與大須賀康高等共攻。復五本松。東照公命賜正勝舊邑。清員固辭曰。有兄元正遺孤在。願賜之。邑。臣輔翼以報命之辱矣。公善其志。任所請。云。野史引西鄉家傳逸史

土屋但州

土屋但州直數祖昌忠仕武田氏。但州仕大猷公。為老中時。武田信英為番頭。但州每歲首必享信英於私第。當期日。夙發。使者出候門。到則躬自送迎。饗待甚謹。不廢祖先君臣之禮。子政直繼父。又能盡敬禮。野史引手錄 武野燭談

本多侍從

本多侍從忠本姓松平氏。中務少轉政長。養子也。初政長與同族出雲守政利構嫌隙。家臣各相仇者數歲。政長無子。欲養同族。同族不肯應。乃養侍從為嗣。侍從松平賴元。

子也及政長沒侍從嗣立請曰臣異姓也同族內記嘗承襲臣家臣願讓國於政利政利亦請曰忠國雖異姓中務既子養之闔族誰敢侮之但臣父內記嘗襲本宗故國家割中務邑三萬石賜臣臣非不欲辭之願臣與中務不相能恐致兩家騷擾所以濡滯至今臣願讓三萬石於弟忠英使之輔忠國於是徙封忠國於陸奧福島十五萬石徙封政利於播磨明石忠英於肉栗本多氏始相忿鬪而終以遜讓一門采地凡三十餘萬石人以爲忠勝餘慶野史本多能州常忠好嗜烟草其父忠義不嗜烟草故侍父坐不敢喫烟其父命出烟盤使能州喫烟不敢吃其見父必盥

本多能州

嗽改衣服忠義卒三年不喫烟忌日則自前日絕不喫烟其恭謹蓋如此備忘錄

榊原侍從

榊原侍從次忠康政嫡孫也其子政房幼時侍側問曰大人月朔著朝服見家士兒以爲著袴則似無不可侍從勃然曰汝年尚幼驕恣如此成長之後何以堪之汝其能熟思夫著袴見重臣非禮也且吾每見家臣必理髮若有病不能理則使人語其故而後出見也夫吾家者國家之勳舊有事則受先鋒之命今使不肖如汝者受後則不忠無大於此吾必上請別養可爲後者人爲之謝過屏居數日事稍得解榊原忠次行狀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二十四

本莊因州

本莊因州資為人循謹以盛滿為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適關東有命招我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一摺紳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直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榮顯恐忘寒素故揭此自警耳野史纂略

板倉侍從

板倉侍從矩重雅性謙謹不喜奢侈嘗居本莊灌溉園蔬以自娛扁其居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肩額自隨及再為老中賜第龍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變其志操大抵皆然予以不才備位宰輔自念祿賜過分常懷戰兢

之心故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侈之心矣其恭慎如此武野燭談

秋元但州

秋元但州朝喬為人敦朴廉潔累遷為執政出見其父行路則遙望其矛輒下轎趨進拜雖雨雪載路望中必走其謹厚如此武野燭談名臣言行錄明良洪範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賢重夫人藤原氏久我內大臣通兄女年壯病眼終夫明重賢無少厭色琴瑟善和夫人亦有婦德憂少將無子勸畜侍女少將乃置二妾一妾所生是為世子一則免身無幾子母偕沒其他別無侍兒二妾與俸二口金十兩及其所生立為世子始增與俸二十口金五十兩其於

恭謙

內廷儉薄如此錄備忘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治憲時城下有一橋名曰大橋歲歲為雪水所壞行旅以為苦時國用窮困有司難修繕諸士一百人偕請有司入深山伐石運之至城下合力疊造石橋工始竣侯時就藩未至橋下馬步至橋下額手為頂禮曰美哉其勞可想乃出步而過橋左右勸乘馬侯曰諸士所造予安得乘馬為首渡乎聞者皆感泣米澤政事大畧

松平少將

天明中松平少將信定為輔佐奉使巡視伏見八幡赴大坂召見府儒中井積善諮問政事積善著草茅危言條陳得失以呈積善有弟曰積德才學不相讓簡傲藐視顯人與

德川武公

積善志趣好尚不同少將亦知其不可屈致屏驕從微行訪之積德聞其踵門從屋後出避之伊丹積善聞之愠謂積德曰汝性不求聞達清白自守志士本懷然越侯求賢才屈至顯逼視韋布之士可欽仰焉汝學段干木故態悖聖人中行訓矯激標高吾甚不取也爾後宜戒焉積德默然松平定信行實

德川武公治紀平生尊崇朝廷一日謂景山公子即烈公曰汝出嗣人後勿為譜代列侯後萬一天下有變譜代者不得不從將軍敵天子我等異於是縱令將軍有辭若彎弓於朝廷決不能從也公子曰然則公常崇敬莫府登營無懈

恭謙

皇朝金鑑卷之四

何公曰將軍執天下大政日夜焦勞日不遑休故百姓服其德侯伯無一人倍之者若俾在漢土勢必至革命今也不然崇敬朝廷我等亦不得不敬事莫府也故誠汝等以無為譜代列侯後也武公遺事

皇朝金鑑卷之四終

皇朝金鑑卷五目次

君道

公平上皇室一條

後三條天皇一條

公平中幕府四條

東照公 一條

台德公 二條

有德公 一條

公平下列藩二條

藤堂少將 一條

井伊侍從 一條

節儉上皇室六條

仁德天皇 一條

齊明天皇 一條

醍醐天皇 一條

後三條天皇 一條

鳥羽天皇 一條

明日香親王 一條

節儉中幕府十一條

源右大將 一條

大猷公 三條

有德公 二條

東照公 四條

常憲公 一條

皇朝金鑑卷五目次

君道

公平上皇室一條

後三條天皇一條

公平中幕府四條

東照公 一條

有德公 一條

公平下列藩二條

藤堂少將 一條

節儉上皇室六條

台德公 二條

井伊侍從 一條

仁德天皇 一條

齊明天皇 一條

醍醐天皇 一條

後三條天皇 一條

鳥羽天皇 一條

明日香親王 一條

節儉中幕府十一條

源右大將 一條

大猷公 三條

有德公 二條

東照公 四條

常憲公 一條

欠

MISSING

皇朝金鑑卷之五

茨城縣水戶 青山 延壽輯

姪 青山 勇

門人 加治 濟 校

君道

公平上 皇室一條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君無私舉、故人君公則無事、不平、私則無物、得平、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無偏黨之謂也、人君無好惡之私、喻之猶明鏡、照物、形妍者則妍、形醜

者則醜醜者未嘗怨鏡之明者以其至公而無私照也人君好惡偏則惡者惟見其惡好者惟見其善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矯駕君車而無罪反以為賢從君於果園以獻餘桃而不怒以為愛已及彌子愛弛二者皆為戮資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使然也一人之身猶且如此故人君所好者其言用而加親其所惡者其言不用而罪當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後三條帝惡源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之賢是所謂惡而知其美者所以為中興之明主也豐太閤之祿佐久間兄弟德川公之封土方雄久台德公之厚待并伊

後三條帝

直政皆可謂有帝之餘風者而已為公平篇

後三條帝之在東宮也後冷泉帝寵源隆國隆國恃寵無禮帝常銜之及即位欲洩忿於其子時隆國子隆俊為中納言入直帝竊窺之見其正笏端坐行事于陣營辨敏給嘉嘆曰如此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隆俊弟隆綱治曆中任參議帝以父故亦憎隆綱古事談會藤原仲季射白狐於齋宮廷議定其罪或曰狐已死或曰未也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可嘉朕嚮謂榮進太過誤矣遂得親任帝妹娟子內親王嘗奔左大臣源俊房榮華物語後冷泉帝憚賴

通置而弗問帝大怒既即位讓俊房屏居終世不召見古事

談

公平中幕府四條

東照公

豐太閤已薨或傳淺野長政謀使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刺東照公公於是流雄久於常陸已而石田三成起兵公召雄久於小山遣之使加賀關原大捷之後公欲封之人或諫曰彼前日謀不利於公者死已多而今封之亦不過多乎公曰彼素非有恨於吾唯為秀賴致力耳且聞古人不念舊惡何足深尤彼今為吾鎮撫北陸其功不可不賞治長又從公於關原有功遂皆賜封土云藩翰譜

台德公

同上

有德公

台德公為世子并伊直政屬心尾張侯忠吉而公毫不介意待直政甚厚及其死深悼惜焉關原大全公嘗曰用人勿以過失棄之宜許其自新今日作惡明日遷善宜以善人待之不宜責其舊惡也故公之於人雖有過失有善必賞三河之物語

有德公喜怒不形於面有章公薨幕府命召公直繼大統公不復還邸命其日上直者為幕臣別不召一臣不取一物其在藩也有大屋武右衛門者頗得寵眷然以不當上直又不能從眾皆以為彼必被召命而終不召其公平蓋如此備忘錄

公平

皇朝金鑑卷之五

五

公平下列藩二條

藤堂少將

朝鮮之役，藤堂少將高虎與加藤嘉明爭功，不相能。其後蒲生秀行卒，弟忠卿徙封伊豫。大猷公召高虎曰：會津襟要之地，吾將以授卿。高虎曰：臣老矣，不足以鎮邊陲，敢辭。公問誰可者，高虎以嘉明答。公曰：卿與彼有隙，何以推轂之？高虎曰：今日之事，國之大事也。臣豈敢以私怨沮大事哉？公大悅，乃封嘉明於會津，告以高虎言。嘉明感泣，與高虎交驩如初。恣能須佐美

井伊侍從

井伊侍從直滋中將直孝，長子。少時中將問：吾欲使人傳汝汝於群臣中有稱意者乎？對曰：某以長子繼家，一藩孰非

吾臣。今簡吾所愛而用之，則不用者以爲我輩不稱意。各懷缺望，不肯勵職事。某不敢簡擢，唯大人之命。中將感其有識。明良洪範名賢言行略

君道

節儉上皇室六條

衣足以煖，不必求錦綉。食足以飽，不必求珍美。宮室足以居，不必求雕飾。輿馬足以行，不必求駿褻。人君苟如此，則財用必足。財用足，則賦歛必輕。賦歛輕，則百姓必富。百姓富，則國家必安矣。人君不儉，則珍羞滿案，錦綉被堂，游觀臺池窮極靡麗，加之盤游無度，田獵不時，則財用不得不

節儉

皇朝金鑑卷之五

六十一

乏賦歛不得不重，百姓不得不窮，國家不得不傾矣。古者聖王迭興，崇儉禁侈，以身化之。故仁德帝都攝津，宮室弗聖，梁楹弗飾，衣履不弊，則不更稱爲聖帝。天智帝作行宮於朝倉，材木不剗，務從質朴。時人稱曰木丸殿。後三條帝尚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以充御膳。而三帝皆爲中興之明主，白河帝造離宮於鳥羽，課天下徭役，穿池築山，宏敞鉅麗，究極工巧。王室之所以衰也，德川公天資節儉，其在參河也，常食麥飯，儉德如此，其興也勃焉。子孫雖支藩，皆能守其成規，有德公亦常尚節儉，出有容色者五十人，皆嫁於人，行節儉，自宮壺始，實盛德之

事，是德川氏之所以永保天命。德川公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亡鎌倉者鎌倉也，常以奢侈爲戒。然德川氏之亡，未必不基於此矣。然則儉之與侈，國家興壞之所判，異邦之制作，奇技淫巧者，有刑禁奢侈之原，以教儉於民也。語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信其然矣。作節儉篇。

仁德帝

仁德帝已即位，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弗聖，梁楹弗飾，務從節儉。黼衣鞋履不弊，盡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酸不之易，小心約志，以從事無爲。日本紀

天智帝

齊明帝七年，時天智帝爲皇太子，從帝在筑紫，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黑木御所，又號木丸

臨國帝

殿親製朝倉木丸殿歌後世以為神樂曲按塵愚
醍醐帝延喜中新立格制而風俗奢侈犯禁者衆帝患之
一日藤原時平盛飾而入帝見而大怒使職事讓之曰今
者嚴立格制左大臣身長百僚首犯國禁大臣舉動豈宜
如此時平惶懼歸第屏居月餘自是奢侈頓改大鏡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專尚儉素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胡椒
以充御膳古事談其造圓宗寺慮損國用務從質朴今鏡後冷
泉帝末年風俗華侈雖下吏車飾之以金帝欲改其弊古事談
即位初幸石清水都人士女出觀鹵簿車有金飾者帝
為駐鑾輿命盡別去唯乳母所乘得請而僅免後幸賀茂

鳥羽帝

絕無金飾者今鏡

鳥羽帝好修容儀神皇正統記然戒臣庶奢侈嘗御鳥羽南院

修法會見童子服貼金衣謂攝政忠通曰美服朕所不喜
忠通請下檢非違使罪之帝曰釋之勿問第遍告群下使
知此意台記

明日香親

明日香親王嵯峨帝時世漸趨奢麗朝貴衣服華鮮惟親
王天資儉朴獨無所競夏日猶澣朝服者再三或賣駿馬
以充費用續日本後記

節儉中幕府十條

源右將性尚節儉嘗見藤原俊兼衣服鮮麗戒之曰汝有

源右將

節儉

東照公

東照公

材幹盡守儉素，若干葉常胤土肥實平等，介冑武夫不曉禮法，而其采邑之大亦非汝之比，猶能儉薄自奉，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為乃爾，命取其刀，親截其裔。東鑑

東照公躬行節儉，常以奢侈為戒，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亡鎌倉者鎌倉也，奢侈之弊若此，可不戒哉。武野一日有燭談

獻團扇者，飾以黃金，公視之，瞿然變色，命使藏之。老談一言記

公子忠吉成童時，臨行陣，所著戰袍以金絲繡孔雀，公見而戒其奢侈，忠吉乃脫其袍，取其臣小笠原吉次所著布袍而服之。人見雜記

公老在駿河，近臣有著茶宇袴者，公大怒曰：今海內始定，民免塗炭，而著美服以教奢靡，此啓亂階也。

也。叱之使退，故諺記

同上

同上

公馬房在藤森，京師經年破壞，加加瓜隼人請改造，公曰：屋漏繕之，壁穿補之，隼人曰：今上國豢馬，夏用蚊幪，冬用蒲團，公厩以葦葺為戶，陋亦甚矣，公曰：武家畜馬，尚實用，不必求觀美，以我家所養馬較之，彼養以蚊幪蒲團者，於馬無異，且其凌險阻，截河水，越溝池，不畏烈寒盛暑，比之於彼，孰強且健，汝決勿學上方風。明良洪範

公在參州也，每夏食麥飯，近習盛梁飯於椀，蓋以麥，公却之曰：汝等不曉予意，當今戰爭未息，士民勞苦，不安寢食，予何心獨飽食乎，且以儉足用，不勞民，以自豐。武將威狀記

節儉

坂之役、公召厨人松下淨慶、曰：此行所齎、白粲五升、乾魚一尾、糲糗一器、鹽鼓脯稱之。他無所用。人皆服其儉素。武家

閑談難波戰記

大猷公

寬永中大猷公修築牙城、已竣功、公召將作長謂之曰：殿屋宏麗太過、非所以示儉於天下也。其華飾處、宜速毀之。自今後勿得構造過華麗。其後公又面諭之曰：祖宗以來世篤忠貞、至今弗懈、孤甚嘉焉。日數下教戒奢侈。至今未革。宜各躬儉素、以率先士民。昭代記

同上

公狩于高田、歸途過番町、見衛士隊長加藤良勝。大郎左衛門家鉅麗、令監察入其邸檢之。既還、召其部將水野元綱問

之。元綱曰：良勝家素饒、嚮有恩貸。命良勝辭、弗受。武備充足、稱其祿餘財。修邸舍耳。乃置不譴。然令毀其室、更作朴陋舍。昭代記

同上

公下令禁奢侈。寬永末、一日臨酒井忠勝邸、途見卒二人被服大美、以其犯令、將誅之。以時屬歲首、特宥之。收其俸、又下令申戒華麗。禁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部將及步士長小十人、長面諭之曰：嚮聞衛士漸貧、故加祿增俸、重之以賑貸、而尚流滯侈、以至窮困。豈非將長訓督不嚴之所致乎。自今後如有不循令者、宜速上啓。又召監察、申令之下。令於朝士曰：凡從官者、勿怠勿侈、奉身治家、宜務儉。

節儉

素衛士宴集宜無過肴一品菜三種酒三爵從隸人員宜如向所令不得過多勿佩長刀勿美鹵簿勿刀飾過文服章不必止家章屋舍構造凡百器備以至妻子衣裳勿華勿麗成役京坂者及歸雖親戚莫須贈遺勿履游觀之地勿締交處士勿無事放佚燕游及逍遙市街嚮者數假貸或增采加俸今尙聞日倍貧困無乃流于驕奢滌洗之所致乎爲之將長者宜悉心訓督昭代記常憲公天和初謂執政曰儉爲治之本也不以身先則下無化之衣服務供粗苦衣不弊不易禁奴婢服繭又禁民間華飾不得以綿繡爲衣裳不得以金銀爲箔人鏡錄

常憲公

有德公

同上

德川義公

有德公承統歎前世華奢過度每于田獵必服棉布至裏脚野史引皆然翁草享保中公欲減宮人令擇宮人有姿容者其父母聞之竊謂其女當御被撰者有五十餘名公曰女官過多吾欲減之無容色者無爲人妻之望而今罷之彼必窮有姿色者嫁人不難所撰擇五十餘人即命罷之人感其盛德云備錄

節儉下列藩十七條

德川義公平居尙儉素愛惜楮紙退老後藏簡牘封裏無長短必接聯用之歌詩起稿必用反故紙翻水於席必拭

節儉

之以布不以紙誠仕女勿多費紙未能從一日公謂之曰
觀製紙甚樂蓋一寓目乎皆喜欲往乃遣仕女數十於松
原村觀焉架棚於川原布蒯席無障壁時嚴冬寒氣刺骨
製紙者皆赤脚入水操作甚苦仕女大駭又不耐寒瘁不
能久視既還公乃曰製紙之勞乃爾吾所以誠汝曹也賢名

同上

言行
公嚴禁府下奢靡務從儉素義公嘗語人曰上自王公下
至士庶宜約身節用然天下承平日久奢侈成俗衣服刀
劍凡百器用競事侈靡故財用匱乏公私困弊蓋由為人
君者不用心治道徇其私欲窮極侈靡上之所好下皆倣

同上

之國之所以窮職是之由此承平之弊也昔漢文帝躬行
節儉家給人足為君者當以此為法年山紀聞

尾州侯一日訪義公還謂其臣菅野屋某曰余今日訪水
戶邸主人引我其居室我以為必學唐樣殫美麗至則實
出意料外工作粗笨且狹觀其井格四壁皆糊以反古紙
余曰似過素朴水戶侯曰井格四壁等不生塵則足僕戲
自糊之其所使令無一有姿色者且其衣服麤野汝等家
婢恐美於彼其遠色禁奢實可感稱備忘錄

德川納言

德川納言治為人恭謙尚儉每朝飯限一菜晚餐以燠鼓
鹽蓋而雖嚴寒不褥日夜悉心國事草翁初襲封也謂老臣

節儉

日凡饗膳之禮各有家則自今而後唯藜藿乃足饌器皆
依舊莫改其烟管以鐵作之人或以爲銀治貞曰我用此
器殆十七年日夕琢磨所以有此光澤話濼家手錄雜居恒
用棉被襖老臣諫之治貞曰我非敢吝欲養我性也野史引三

省錄
耳袋

納言專尚節儉禁奢侈一歲在國見彥坂某烟袋以銀爲
飾曰汝買之乎曰友人自東都至以爲贈焉納言曰華哉
其後納言購桐油紙烟袋嘗往於野腰之召彥坂謂曰此
烟袋頃間所購野外用之最爲便也某知納言有所規悚
然慚愧當時人多用銀烟管天鵝絨袋納言嘗召寺嶋某

德川納言

日汝者烟草乎乃賜常所用烟管烟袋乃用桐油紙管
造以真鍮鍮之曰烟管貴輕輕則不傷齒油紙則莫不常
乾爲至便價廉易求故則易購汝輩宜做之由是家臣咸
誠奢侈尚節儉云備忘錄

蜂須賀阿

蜂須賀阿州政家年老號蓬庵臥病其孫忠英一日候起居
視臥具甚陋急命以絹帛作臥具進之家政謝之置諸床
頭老臣等來問病乃指示臥具曰阿波守細心可喜焉然
阿州生爲侯伯與他人異我等固生於卑賤遂無被若臥
具天譴可畏故置而不服也是蓋訓儉於子孫也備忘錄

堀左衛門

堀左衛門政秀其弟多賀出雲以事恨秀政去北莊秀政聞

節儉

而愍之曰彼恐餓死出黃金十枚馳人餞之而秀政手自熨其封皮藏之於函謂近侍曰凡財貨方可用黃金十枚不足惜如無所用此封皮亦不可濫費汝等勿以為吝世以為名言備忘錄

井伊中將

浪華甲寅之役井伊中將直候騎遇雨衣服沾濕脫其衣與之而無他副衣請安藤直次衣而服之其節儉如此山紀人以此是議其吝然至賞士視財貨若土芥未嘗少吝惜人不知其省浮費故譏之云歸厚

同上

中將將就國先是其老臣患家士奢侈請下令禁止中將曰我尚儉節用以率群下然人心各異不可得一今一切

同上

禁之得罪者必多夫法不欲煩煩則難守千百之中必採其要使人易守至禁奢侈我當以身先之於是躬服綿襖又召從者賜以綿服曰昔在亂世身環甲冑不得緩服今海內承平宜服此以息其勞及入藩國中士皆出迎於道衣服極華見中將及從士皆服綿襖皆慚愧由此奢侈之俗頓革東照宮遺訓附錄武野燭談

中將嘗寢疾召一醫室中竹簀蒯筵四壁糊以故紙衾褥弊陋醫以為太儉規之曰方今諸侯留心攝生者席下列板二重實以穀殼惟公竹簀寒濕易犯豈攝養之道哉且衾褥甚陋雖陪臣未如是之物也中將笑曰汝刀匙則精

矣而未精於武也夫帥師用兵櫛風沐雨偃臥草野陣營之間安得列板二重實以穀殼吾聞治不忘亂方今天下無事然安知無叛逆之臣一旦攘臂而起邪故吾之所以尚儉甘淡者將以勞動四肢為國家致力於戰陣也味者不察乃謂以三十萬石之封而儉薄如此殊不得體願不繆乎武弁之徒當尚儉省費多儲戎具若用錦綺製臥具是特娼妓之事耳後醫復至時方隆暑中將導之行堂廡取涼每堂曝甲冑鞍鐙旌旗兵仗之屬盈席溢架不知幾千百偉麗奪目醫大驚曰盛哉戎具某入侯門多矣未見如是之夥且麗者也中將謾之曰此乃娼妓之臥具也其明

池田少將

洪範言
行事略

池田少將光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常著布袴衣服雖垢不易老臣池田大學嘗佩角袋以珊瑚為懸錘少將見不悅居數日少將親製角袋以無患子為懸錘賜大學曰此我之所自製也故以與卿其後大學不敢佩珊瑚角袋鳩巢初少將祖輝政領播淡二洲食封凡百萬石自奉甚薄後房僅三十人一歲之費不過三萬石其他一供軍國之用備錄少將節儉蓋其家法也

阿部侍從

阿部侍從忠老後其居室廣才八席其次室亦八席席用琉球筵如其襪褊上下以竹挾之糊以反古紙不用裝飾

節儉

其子正能守播磨曰八萬石自有格式願新造居室侍從曰此實可喜然吾家本三河農民也至吾祖豫州始領千石吾父備州領五千石我則九歲奉職賜米二百苞而被大恩竟至列侯人無忘其本為善且致仕後與死同何事華麗正能曰老中來訪或設茶筵別設美室侍從曰否否容膝則足矣若有餘財則與之家士終不聽備忘錄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賢重清簡寡欲質素率物飲食穀薄未嘗重味棉紬為衣垢則澣濯居所儉陋如布衣篠倉有憇息之館少將謂身倦足疲藉草而息何用此館為命毀之治城西南有三層樓亦廢之有別墅在水前寺村林泉之勝尤為幽

絕少將喜遊焉而亭榭結構頗壯麗少將亦命墮之唯存小亭耳東觀至醒井宿於旅亭亭頗卑陋侍臣皆嗤之少將聞之曰衣支寒暑食療飢餓屋禦雨露則足矣此亭雖陋也可謂多矣人鏡錄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憲治為人恭儉食不重味常服綿衣以身率下憂國用不給將下節儉之令以為封內之儉宜自宮中始於是先議減女官而宮中仕女大半先太夫人之媵也老臣難出之彈正曰吾意已決矣乃踵尾張邸告以其故悉還之僅留九人初彈正為世子衣食之費歲二百餘金恒言我他日或襲封其費猶如今日則庶得以救貧民乎至是

同上

果如其言，是以數年之後，封內化之。儉政大行。人鏡錄
世子治廣迎尾張公女為夫人，先是米澤先侯迎尾張公女者，凡三時，勝臣皆恃尾州强大，多耽奢侈，至此勝臣女傳皆與前時相反，執事恭謹，夫人亦恭遜無倨色。治廣初婚三日，服綿服入內，時夫人衣服鮮麗照座，見治廣綿衣大愧，是後新作麤衣服之。當時米澤令士民服綿衣，君侯既已如此，故令行禁止，無一人犯法者。南畝漫錄

毛利少將

毛利少將齊性，尚節儉，侯座中夜燭，例用蠟燭，侯曰：用蠟燭無益，換之以油，雖故紙不敢妄費，其污處裁為紙，捻白處別畜以供他日用。人或疑以為吝嗇，侯著儉吝論，有言

牧野駿州

曰：儉出於公心，吝出於私欲。世以為格言，見聞私記。

牧野駿州敬忠受家時年十七，先是父祖皆極奢侈，加以水旱國用大窮，駿州深憂之。時老臣有貪者，褫職退之，躬親行節儉，服木綿衣，蔬食不食魚肉，不數年國用稍足，士民悅服，無幾病卒，士民無不悲慕。人鏡錄備忘錄

榑原遠州

榑原遠州令政文化七年承父政敦，後時藩計匱乏，遠州謂

有司曰：幸以祖先勳功，列侯伯而藩計不立，一旦變起，座受耻辱，不特無面，祖先何以盡干城之職乎？擢任伊藤山川二賢臣，改革弊政，專主節儉，日夜勵政，自文化七年至嘉永末，其法大行，封內臣民皆用綿服，吉凶會客粗酒淡

節儉

菜。上。下。為。俗。侯。以。身。率。先。自。奉。如。一。小。侯。文。化。八。年。始。入。封。土。例。用。鹵。簿。諸。具。下。令。一。切。廢。止。鞋。襪。就。封。道。路。愕。然。遠。州。不。以。為。意。文。房。器。具。不。改。作。一。物。常。語。左。右。曰。凡。注。心。用。物。雖。粗。物。皆。可。珍。令。行。禁。止。臣。民。畏。怖。新瀉游乘

德川烈公

德。川。烈。公。資。性。節。儉。不。喜。華。飾。初。襲。封。時。上。下。恬。熙。奢。侈。成。風。公。首。革。驕。奢。之。弊。崇。尚。儉。素。禁。門。松。初。午。端。午。等。禮。俗。之。過。侈。又。下。令。使。家。臣。在。國。者。悉。皆。綿。服。在。邸。者。除。詣。營。禮。儀。外。衣。服。務。從。儉。薄。公。亦。除。朝。儀。大。禮。外。澣。衣。蠶。食。供。賓。客。不。過。鹽。豉。汁。飯。鷄。卵。羹。在。國。必。貲。布。外。被。伊。賀。袴。國。人。翕。然。化。之。烈公行狀

皇朝金鑑卷之五終

節儉

皇朝金鑑卷之五

十八

182
25
65p

馬車金鋪卷之五

